

勝朝彤史拾遺記



Z121
1
=3402

勝朝彤史拾遺記

毛奇齡
纂

中華書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勝朝彤史拾遺記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)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ISBN 7-101-00894-1/K·367

勝朝彤史拾遺記

此據藝海珠塵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勝朝彤史拾遺記一

毛奇齡纂

彤史者，後宮女官名也。其制選良家女子之知書者充之，使之記宮闈起居及內庭燕褻之事，用示勸戒，而惜其書不外傳。予幼時得先子石阡府教授所藏宮闈記聞一卷，自洪武至萬曆凡十三朝，可謂小備。雖所闕亦無幾，第載事未確，其文不雅馴，予承乏爲史官，值修明史，嘗闔題起草，得順、成、弘、正四朝后妃列傳，因屢探中秘，以爲必有異聞，畸事可補疏畧，而遍搜史成，但得詳冊封年時及后妃崩薨喪葬諸禮節，而他無所有，乃不得已，仍取外史所記與實錄稍不誣者，草成應之，而拾其餘賸，歸而雜之先子之所藏，復寫斯卷，大抵事取可驗，寧闕勿備，謂之拾遺。既無彤史，稱彤史者，曰非史官之正史焉。

太祖朝

洪武 孝慈高皇后馬氏，宿州徐王馬公女也。馬之先有宋太保默者，家于宿之新豐里，一作閔子鄉新豐里，數傳及

公，以費愛皇中，善施而貧。元至順間，其母鄭媼生后卒，公殺人避讐，投所好友定遠郭子興，以后託焉。會江淮亂，子興起兵，據濠州。太祖在軍中，子興妻張氏奇太祖，力勸子興妻太祖以后，曰：「是人與我有異相，非常當藉此收之。」且馬公不可負也。子興以爲然，遂贅太祖于其家。獨子興子三與太祖不相能，數數搆太祖，間以他事誣太祖別室，絕口食。后竊懷鐵底餉之，值蒸餼饑熱，后乘熱竊其一，懷之，薄乳傍，乳爲之糜。幸張氏憐后意，皇急陰解之。時諸軍四出多鹵戲，獨太祖無有。子興怒，后密勾張氏婉轉，且以棗脯薦子興。

子與置不問。后善承人意而知書。精女紅。太祖每出軍。一切軍狀皆屬后。籍簿井井。雖踰時詢之。不少遺。暇卽率諸校妻縫紉衣衾。以備不給。至太祖渡江。后多智。恐元兵躡其後。必相隔。不俟太祖命。急率諸校妻過太平。止繁昌陳迪家。而元兵果扼渡。如后慮。后遂于迪家生皇長子焉。時吳漢接境。戰無虛日。后時贊太祖規畫。嘗謂太祖曰。定天下在得人心。人心者。天下之本也。又曰。用兵焉能不殺人。但不嗜殺人。則殺亦罕也。太祖深然之。洪武元年。上卽皇帝位。册后。既册。謂羣臣曰。昔光武受命。嘗回思滹沱麥飯。以勞馮異。唐德長孫后。以其能周旋于隱太子構隙之間。今皇后同朕起布衣。閱歷憂患。每不憚灼肌體。懷熱食飼朕。此不止麥飯也。至郭氏猜嫌。幾罹叵測。后卒能多方彌縫。以脫朕于難。其與長孫之周旋險易何等。語曰。妻者齊也。又曰。家貧思賢妻。非后德齊。安有今日。其敢以富貴忘貧賤哉。羣臣呼萬歲。既而語后。后曰。妾聞夫婦相保易。君臣相保難。一陛下不忘妾。妾願陛下尤不忘羣臣百姓。乃追封馬公爲徐王。鄭媼爲夫人。以無嗣。且不得公媼死所。乃瘞袞冕。置冢戶。立廟新豐里。后歲時饗祀哀焉。清江范孺人者。習女史。后令說古今賢后事。至竇太后。后曰。黃老者何教。而太后好之。曰。黃老者清靜無所爲。不必爲仁義。而民孝慈。是其教也。后曰。孝慈卽仁義也。世有舍仁義爲孝慈者哉。左右諸嬪有以明德馬后比后者。后曰。吾安所及之。亦效之耳。第后性本儉。嘗命練故織爲袷褥。以賜貧民。緝裁餘繒帛及織工治絲有荒艱者。募集爲衣帔。以賜諸王公主。身御澣濯久紕不卽易。曰。此弋綈遺法也。周王之國。遣慈母江貴妃從。一作孫賜以己所御紕衣一杖。一曰。王有過則披衣杖之。卽遶馳以聞。歲蓄六宮皆蔬食。請上賑卹。上

許之。后曰：儲備之不先，以致有此。夫賑以卹其後，不如儲之備于先，爲有要也。上深然其言。上意氣豪畧，威福多不測。后順事承指，每從容開導，其所補救，有爲外庭所未稔者。先是，參軍郭景祥總制和州，或言景祥子不孝，嘗持槩趣景祥。上曰：若此，當誅之。后從容曰：妾聞景祥止一子，獨子者必驕情也。然亦安至是。且陛下殺一人，而遽至絕人之後，此非細也。毋亦廉而後殺之，及廉之，果不實。上曰：微后言，幾誤斬郭氏祀矣。李文忠守嚴州，上聽楊憲言，欲召改爲揚州守。后曰：文忠賢，其行信于人，改則失人心。且敵方壓境，守將未易動也。上然之。文忠遂克杭州。春坊李希顏爲諸王授經，擊王額以管。上怒其，后解之曰：幾有使製錦而惡其剪者。夫曲謹婦寺之愛也，而以責師傅，可乎？宋濂以學士歸里，坐孫罪被逮，將刑，后念其有師傅功，急進曰：宋學士家居，豈知情者？妾聞里塾延一師，尚終身敬衛之，況官家乎？上曰：此非汝所知也。会后侍上食，舉匕向銅鼎，泔然而卻。上問故。后曰：妾痛宋學士之刑，而欲爲諸兒服心喪也。上聞，投箸起，明日赦濂，改安置茂州。吳興民沈秀，貲富，作國，曾爲上犒軍，而築都城三之一。上忌，欲誅之。后諫曰：妾聞法也者，所以誅不法也，非所以誅不祥。民富侔國，民自不祥爾。夫不祥之民，天當有之。於國法何預焉？乃釋秀戍雲南。嘗令死囚築都城贖刑。后曰：以役贖死，仁也。然以久瘼之囚，而重之力役，得微仍以役死乎？上爲罷其役。釋之后，慈愛性成，而又持大體。嘗曰：施恩必使遍，然推之有差等也。今民間衆庶固多艱難，獨念京朝官去井里，挈妻子僮僕奔走事上，而俸人有限，反多偏謫，差祿之謂何？乃勸帝厚日給，別賜諸寶錢，且請太學生之攜妻室者置家糧，名紅板倉糧，皆后恩也。后細務必親，既貴，猶自主饋事。近臣及

奏事官朝罷必會食。后每取嘗之。卽不旨。必爲上言。責光祿卿。至御饌日上。后必省視。宮人請自重。后曰。事夫親饋食。禮也。且上性嚴急。萬一偶失餽。吾得承之。汝輩堪此耶。他日羹寒。上翻羹。汚后衣。后令燂再進。他無所責。上嘗怒宮人。后亦怒。令付宮正司治罪。上稍解。問后曰。不自責。付宮正何也。后曰。妾聞賞罰惟公。足以服人。故明主不以喜怒加刑賞。當陛下怒時。恐有舛重。付宮正則酌之矣。卽陛下論罪人。亦有司者治之耳。上曰。爾怒何也。后曰。妾之怒。所以解陛下怒也。后初知書。及貴。益好學。嘗爲上曰。法屢更必弊。法弊則奸生。民數擾必困。民困則亂生。上曰。至哉言也。命女史書之冊。嘗俘元寶玉至。陳于廷。后陽認之曰。元有是。何以失之。意者此非寶與。上曰。朕知之矣。后多學。必謂珠玉非寶。惟善爲寶也。后拜曰。如陛下言。洪武十五年八月。后疾。羣臣請禱醫。后曰。生死命也。禱醫何益。且醫一不效。或致錄醫。是重吾過也。上問有言乎。曰。陛下與妾起布衣。藉陛下神聖。得貴爲母后。足矣。復何言。所願言者。惟陛下求賢人納讜諫而已。是月丙戌崩。年五十一。上悲悼。終身不再立后。九月葬孝陵。葬日各不同。故不錄。以成穆孫貴妃永貴妃。江貴妃。祔。越日祔太廟。逾年。宮人思之作歌曰。我后聖慈。化行家邦。撫我育我。懷德難忘。懷德難忘。千萬斯年。泌彼下泉。悠悠蒼天。后生懿文太子標。秦王榑。晉王櫟。成祖文皇帝。周王橐。寧國安慶兩公主。初諡曰孝慈皇后。永樂元年。上尊諡曰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。嘉靖十七年。復上尊諡曰孝慈貞化哲順仁徽成天育聖高皇后。初后生成祖。有龍見于寢。嘗夢微時野歸遇賊。皆紅冠。追之。成祖以馬進。扶后執轡。賊見成祖。皆避去。后以故鍾愛之。然勿言所夢。及上厭太子柔弱。曰非繼體也。后始以夢告。仍戒

勿洩。而其後卒有靖難之事。

貴妃孫氏。陳州人。父和卿。以仕元。偕妻晁氏至常州家焉。元末兵亂。妃父母相繼死。獨長兄瑛有材幹。辭家遠游。久未歸。妃年十三。隨其次兄璠避兵江都。將以次北還。而江都城陷。璠又死。元帥馬世熊妻得妃。育爲女。年十八未字也。上求有容德者納宮中。人或以妃告。及按果然。遂納之。妃敏慧端麗。而嫻禮法。言動皆中矩。高后嘗謂上曰。古賢女也。妃痛無外家。周一請上。求兄瑛所在。久之得瑛。官參省。上卽位。冊貴妃。位冠諸妃上。妃佐高后相六宮事。高后以慈。妃以法。皆相濟得治。洪武七年九月癸未^{一作庚寅}薨。年三十二。上震悼。賜諡成穆妃。無子。祇生四女。上命周王橐主其喪。服慈母三年。皇太子諸王皆期。并敕詞臣撰孝慈錄。凡庶子爲生母服三年。衆子爲庶母皆期。推妃恩也。時命有司營厝於朝陽門外褚岡之原。賜兄瑛田租。以供歲祀。而其後祔高后陵。

郭寧妃。臨淮郭山甫女也。山甫善相人。上龍潛時。嘗游臨淮。過山甫家。山甫自外至。見上大驚。急呼內治饌。治畢。夫婦捧匕箸侍上飲。笑語甚歡。中酒。闔戶外戶踞曰。公非常人也。自愛。嘗言鍾離有王者氣。當在公矣。上去。山甫謂諸子。若曹皆田舍郎爾。而有封侯之相。吾初疑之。今始知以是也。乃遣其二子從龍渡江。而親飾妃納乙室。侍孝慈皇后行間。洪武三年。封寧妃。孝慈崩。妃攝六宮事。稱皇寧妃。生一子名檀。封魯王。上甚念山甫。及妃貴。而山甫已死。乃累贈山甫爲營國公。二子皆以開國勳封侯。如山甫言。長子興。章昌侯。次英武定侯。

皇淑妃李氏。壽州人。其父傑。當洪武初。曾以廣武衛指揮北征。戰而死。十七年九月。冊淑妃。以高皇后服闋不立。后進爲皇淑妃。攝六宮事。

郭惠妃者。滁陽王長子郭大舍女。滁陽生三子。皆非命死。獨大舍遺一女。封惠妃。人有相郭氏宅者。曰宅有女常大貴。初惡其言。至是驗。徐王託孝慈于滁陽。滁陽育之。亦郭氏女也。妃生蜀王。豫王。谷王及汝陽。永嘉二公主。豫王卽代王。

胡妃。臨淮人。父顯。以世開國功。襲定遠都指揮同知。進都督。既而改武昌護衛。妃生一子名楨。封楚王。

建文帝朝孝康皇后常氏。懿文皇太子妃。開平王遇春女也。洪武四年冊爲皇太子妃。既而有疾薨。太祖哀之。

爲輟朝三日。高后素服臨。諡曰懿敬。建文元年追尊懿文皇太子爲孝康皇帝。廟號興宗。遂尊妃爲孝康皇后。永樂改元。復降稱懿敬皇太子妃。祔懿文陵。其後嘉靖二十年。孝宗張皇后崩。廷臣議尊諡。有以孝康進者。或曰此興宗皇后諡也。世宗曰興宗既降尊。襲之何害。遂諡孝康。蓋世宗有微意云。

建文太后呂氏。壽州人。洪武十一年冊爲皇太子繼妃。國初有呂本。曾仕元爲總管府。已而歸順。官吏部尚書。出爲都轉運鹽使。是其父也。妃生虞懷王雄英及建文皇帝。吳王允熲。衡王允燾。徐王允燾。建文元年。尊妃爲皇太后。靖難兵至金川門。遣人迎太后。太后至軍中。成祖再拜。自陳不得已起兵之情。太后無一言慰勞而返。及返。未至宮。宮中火起。遂于是年七月隨幼子允熲居懿文陵。永樂改元。革太后號。復稱皇嫂。皇太子妃。

建文皇后馬氏。光祿少卿馬全女。洪武二十八年十月册后。馬皇太孫妃。建文改元。立爲后。生二子。文燧。文圭。靖難兵入城。而后崩于火。聞者哀焉。

成祖朝

永樂 徐皇后。成祖后也。武寧王徐達以張夫人妒。太祖爲之娶謝氏。生后而賢。幼時誦書史。一過不忘。人稱女諸生。然縝慎不狎獵。每觀書。得一善事。必一再思曰。奈何倣之。太祖聞其賢。親召達。乞聘爲燕王妃。洪武九年正月。授封册。高皇后深愛之。曰。真吾婦也。燕王之國。后理王宮政甚治。乃以居。高皇后喪。斷酒肉三年。每語及高皇后輒流涕。成祖問后。高皇后遺言多可誦。顧何言最要。后能舉之乎。后一一舉之。無所遺。靖難兵起。后留與世子居守。李景隆攻城。城幾陷。后親率諸將校妻。擐甲登陴。挾矢石禦之。敵遂以卻。洪武三十五年。上卽皇帝位。乃以十一月壬辰册皇后。后明于治理。每言南北兵爭久。民敝宜急休息。而上方用人。稍稍以新舊爲間。后力爲解釋。有曰。伊呂宮散。卽勝朝猶用之。況太祖所遺者乎。后弟增壽。當建文時。曾以國情輸之上。而建文君誅之。至是議贈后。后不可。上曰。后欲爲漢明德耶。顧今豈以外戚故封之。竟封定國公。而命其子景昌襲其爵。命下始告后。后不謝。曰。非妾志也。會册皇太子及漢趙二王。后以爲太子仁。可不恭主器。而二王不馴。勸選宮僚。且請仍用廷臣。兼署之。曰。一則任使。一則疑隙不生。此高皇帝善制。所宜萬世永遵者。嘗問陛下所與共治者何也。上曰。六卿理政務。翰林職論思。皆是也。后曰。請得悉召諸命婦觀之。上許諾。及召入。遍觀喜甚。各賜以冠服鈔幣。且諭之曰。凡婦相夫。豈止衣服饋食云爾。必將有德行之助焉。古公侯夫人及大夫妻之妻。其能助成夫德。載諸簡牘夥矣。今上所共理。

者。六卿翰林之臣也。爾諸命婦。詎無所以贊于內者。夫百姓安則國家安。國家安則君臣夫婦皆安。此所當共勉者也。且夫朋友之言。有從有違。夫婦之言。婉而易入。爾其思之。又召翰林學士解縉、黃淮、胡廣、胡儼、楊榮、楊士奇、金幼孜、妻見柔德殿。各賜勸勉。且賞賚甚至。后嘗輯女憲。女誠諸書。採其要者。作內訓二十篇。曰德性。曰修身。曰慎言。曰謹行。曰勤勵。曰儆戒。曰節儉。曰積善。曰遷善。曰崇聖。曰景賢範。曰事父母。曰事君。曰事舅姑。曰奉祭祀。曰母儀。曰睦親。曰慈幼。曰逮下。曰待外戚。又纂古嘉言善行彙一編。名勸善書。頒行天下。永樂五年七月后疾。上臨問。后以求賢才、明邪正、厚宗室、抑外戚爲請。上納之。既而謂皇太子曰。往者靖難時。諸從征婦之居留者。皆爲我授兵。嬰城捍敵。往往扯衿纏。灑粉汗。每愧無以謝之。聞上將北巡。吾欲于此時爲追請恩澤。今不逮矣。又曰。積善如登山。久必高。積惡如穿坎。久必陷。乙未崩。年四十有六。后生仁宗及漢庶人高煦。趙王燧。永安。永平。安成。咸寧四公主。上慟曰。吾從此不得聞善言矣。乃爲后薦大齋于靈谷。天禧二寺。聽羣臣致祭。光祿卿督齋事。惟謹。十月甲午。冊諡曰仁孝皇后。七年葬天壽山。升祔太廟。二十二年仁宗卽位。改葬長陵。上尊諡曰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。昭獻王貴妃。蘇州人也。隨父宦在京。永樂初。選擇良家女。妃入宮。冊爲昭容。時宮中上下多朔產。畧少委曲。獨妃具才德。能從婉婉以行其意。以故妃佐理宮政。稱恆伏。仁孝愛之。永樂七年。仁孝服闋。進貴妃。上自仁孝崩後。在宮多任性。間或躁怒。宮人皆惴惴懼。妃特輾轉調護。徐俟意解。自皇太子親王公主以下。皆重賴焉。十八年七月丙子。以疾薨。上震悼。爲輟朝五日。賜祭。諡昭獻貴妃。命禮臣考高皇帝成穆貴妃。

故事。一視其喪葬。以龍卹之。

權妃者。朝鮮人。永樂七年五月。朝鮮貢女充掖庭。妃隨衆女入。上見妃。色白而質復穠粹。問其技。出所攜玉琯吹之。窈眇多遠音。上大悅。驟拔妃出衆女上。逾月冊賢妃。授妃父永均爲光祿卿。八年十月。妃侍上北征。凱還而疾。至臨城。曰。不能復侍上矣。遂薨。上哀悼。親賜祭。諡曰恭獻。命厝其柩于澤縣。敕縣官守之。時朝鮮所貢女。其見位號者。復有任順妃。李昭儀。呂健仔。崔美人四人。皆命其父爲京朝官。順妃父添年爲鴻臚寺卿。昭儀父文。健仔父貴真。爲光祿少卿。美人父得霖。爲鴻臚少卿。其後永均以宣德一作洪熙中卒。計聞。上仰推先澤。遣中官賜祭。賜其家白金二百兩。文帛表裏有差。

勝朝彤史拾遺記二

一〇

仁宗朝
洪熙

仁宗皇后張氏河南永城張麒女也。麒由兵馬指揮使封彭城伯。生二子。一女卽后也。后以洪武二十六年册燕世子妃。永樂二年四月改册爲皇太子妃。時仁宗體肥。腰腹徑數圍而臞。上命與諸王馳馬。仁宗辭不能。上大恚。命有司減仁宗膳。仁宗危甚。會上令監國二王播流言中之。幾易儲。后內寬。仁宗而外事成祖及仁孝皇后甚謹。重得仁孝心。仁孝每言于成祖。成祖亦意解。嘗曲宴內苑。仁宗侍。成祖見仁宗色變。唾而置。移時。指后曰。此佳婦。他日當承我家。脫微此。廢爾久矣。后起頓首謝。頃之忽失后所在。上怪。使覓后。則后方親入宮庖。手湯餅出薦。上且喜且感。顧仁孝。仁孝爲慰勞泣下。乃呼仁宗及后前劇飲。盡權乃罷。由是太子得不易。永樂二十二年十月。仁宗既卽位。命英國公張輔持節册皇后。明年仁宗崩。宣宗立。尊爲皇太后。凡軍國大事。悉上皇太后參決。皇太后亦每事諮詢。不敢以聽政自居。擅外廷議。方是時。海內太平。上入奉起居。出侍遊宴。四方貢獻。雖瓜果微物。亦必先上皇太后。然後嘗食兩宮。慈孝聞天下。宣德三年。太后遊西苑。上親掖輿。皇后皇妃皆從行。泛舟登萬歲山。上捧觴上壽。獻詩頌太后。太后亦賜觴。諭上以保境安民至意。上稽首謝。五年二月。謁長陵。獻陵上親乘韉騎導。至河橋下騎。扶輦行。既過復騎。織民觀者夾道旁。皆感悅呼萬歲。時陵園父老適迎至。太后顧上曰。百姓以君能安民。故不憚遠赴趨承踴躍。爭欲得一望顏色。倘無以安之。恐天下之望君者不止是矣。上拜謝。及還。上奉太后過。

農家召婦女問生業安否。婦女應對俚朴如家人然。太后喜。賜鈔幣飲食。時有以野蔬村酒獻者。后嘗訖復賜上曰。此農家味。當知之。扈臣張輔、蹇義、楊士奇、楊榮、金幼孜、楊溥請候見行殿。太后慰勞之。賜酒饌及白金文綺。且曰。爾等皆先朝舊臣。今日之清寧。得展游宴。雖祖宗實祐之。亦卿等輔相力也。其勉導嗣君無忽。輔等頓首謝。是日論上作賞春賦。他日上謂士奇曰。太后謁陵還。悉能道汝輩姓名及所行事。謂張輔武臣也。而達大義。蹇義厚重小心。但少斷耳。惟汝能正言。無所避。先帝或數不樂。然終能從汝。以至不敗。特三事未從。可悔也。士奇謝。太后遇外戚嚴。兄昶彭城伯。弟昇忠安伯。至醇謹。時論以恭儉。庶飭保家族。不許預議國事。楊士奇每言昇果賢。非他戚比。卽所議事。鮮非是者。其令預議便。太后終不許。暨宣宗又崩。英宗方九歲。太后謂國福長君。欲召立襄王。不果。英宗既嗣。大臣請太后聽政。太后曰。毋壞我家法。凡事付閣議。然後行。致書兄昶及弟昇。第朝參。勿干預一切。特除去宣宗宮中諸玩物。及不急諸務。時昶上以學。又數語洪宣問。委任股肱事。故是時天子尊師傅。興學校。舉任賢才。爲一代極盛。正統二年。太后御便殿。召張輔、楊士奇、楊榮、楊溥、胡濙入。上東立近榻。輔等立西下。女官佩刀劍雜侍。太后召輔等前曰。卿等皆舊臣。嗣君幼。幸同心。爲社稷計。又語士奇、溥曰。先皇帝監國時。念二卿孤忠。及在位。猶時道之言。在耳不忘也。士奇等伏地謝。乃顧謂上曰。此五臣皆先朝所簡。帝其重之。凡事非五臣贊決。勿行也。先是。中官王振者。在宣宗時。曾以技巧逆上意。後用英宗伴讀。恩秉司禮監。惡未著也。然而太后知其奸。故當大臣請垂簾時。太后令一切政務必閣下裁決。越日遣使一至閣詢。若日議若事。俟閣臣列奏。太后

親驗之始行。或出振不赴閣議者。必立召振責。格其事。其防如此。然終恐振不可制。至是。令呼振。振至。太后色頓改曰。汝侍帝起居多不法。今賜汝死。女官抽刃加振頸。帝跪請。五臣隨帝跪。太后曰。此輩誤人國多矣。帝烏知之。既而曰。且以帝及諸公故寬汝。勿再也。由是振終太后世不敢預大政。七年十月乙巳。太后崩。遺詔曰。吾自洪武中配仁宗皇帝三十餘年。及爲未亡人。又十有八年。今得全歸。從先皇帝地下足矣。惟是國家至重。當以愛人爲保國之本。爾諸臣咸佐帝行仁政。秉忠勤。勿懈。諸后妃家。遵皇祖訓戒。勿干預國事。喪服遵仁宗遺詔。以日易月。天地祖宗社稷之祭。不可以卑廢尊。及百神之祀。皆循常例。勿停。十一月丁巳。上尊諡曰誠孝恭肅明德弘仁順天啟聖昭皇后。越日祔太廟。合葬獻陵。后生宣宗及越王瞻墉。襄王瞻埜。方太后的漸時。召大臣榻前。問國家尚有何大事未舉者。士奇言。建庶人立四歲。雖已亡。當復其位號。修其實錄。太宗詔有收方孝孺諸臣遺書者死。宜弛其禁。太后默然未答。若不省者。諸臣受顧命。遂出。故遺詔不及焉。

宣宗朝
宣德

恭讀胡皇后者。宣宗廢后也。名善庠。濟寧人。父榮生七女。洪武初。長女名善園。以才色給事掖庭。充尚宮。頗見任使。榮故于是時得授錦衣衛指揮。至永樂十五年。有詔選皇太孫妃。司天奏星氣見奎。當在濟河間求之。使者下濟寧。因以榮第三女進。則后也。按之合法相。遂于是年冊皇太孫妃。先是。鄒平孫忠者。由太學生擢永城主簿。生一女。姣哲而慧。仁宗張皇后。永城人也。其母彭城伯夫人曾見孫氏女。于主簿官舍。奇之。會永樂八年。太宗謂皇太孫長。當擇配。彭城夫人稱孫氏女賢。乃因張皇后言于太宗。

太宗取孫氏入宮，甫十歲，卽令張皇后育之。已七年矣。至是詔選妃，以司天奏故，竟冊立胡氏，而以孫氏爲之嬪。彭城夫人每爲張皇后唧唧，而張皇后賢，不言也。是時仁宗知其事，故于仁宗嗣位，冊孫氏嬪。時特賜孫氏得服妃冠服。宣德改元，尊張皇后爲皇太后，皇太后有旨，謂兩家定位久，無可議，仍冊胡氏爲皇后，孫氏爲貴妃。故事，冊皇后用金寶金冊，皇貴妃而下金冊無寶。時宣宗初嗣位，意亦稍稍向孫氏，特爲孫氏請寶于太后，敕尚寶製金寶如后，賜孫氏。當時疑之，既而上頗事遊幸，且好弄，后數數規諷，上稍厭后，適后疾無子，而貴妃宮人有身者，貴妃隱之，爲己有。二年十一月，宮中傳言貴妃生皇第一子，上遂召張輔、寇準、楊榮、夏原吉、楊士奇入，諭之曰：「朕有一大事，與卿等議，固出不得已，然亦決矣。朕三十無子，而中宮屢身不得育，頃且病。日者言中宮祿命必無子，今貴妃有子，當立爲嗣。夫母以子貴，禮也。特何以處中宮，輔等皆不答。上乃舉后過一二顯榮，榮進曰：「是可廢也。」上曰：「廢后有故事耶？」義曰：「宋仁宗廢郭后爲仙妃是也。」時輔與原吉、士奇嘿然無言。上特問士奇，士奇曰：「臣事帝后猶子事父母也，寧有爲人子而議廢母者？」榮曰：「上命也。」士奇曰：「正惟上命，勿輕出耳。」輔與原吉是士奇，且曰：「此大事，非詳議不可。」上曰：「不貽外議乎？」士奇曰：「宋仁宗廢后，孔道輔、范仲淹極言其非，因率臺臣十數人入諫，見黜。夫廷臣非之，至今史冊猶譏之，誰謂無議哉？」既退，榮謂原吉曰：「上志久矣，恐非臣下所能止者。」原吉曰：「然廢之不可也。」士奇曰：「卽上所舉中宮過，亦何一當廢者？」而輕言若是，明日上召榮，士奇至西角門，問曰：「昨議云何？」榮出懷中紙條，后當廢事以進，上覽未及竟，艱然曰：「渠曷有此。」顧士奇，爾何言？對曰：「漢光武廢后，詔書有曰：『異常之』」